

# 張大千的婚外情侶

樂恕人

## 百年好合李三小姐

講到大千先生的「豔福」，可以用「享盡人間豔福」六個字來形容。如果要「從頭到尾」，全部寫將出來，那會寫出一本專書，最少五十萬言！

筆者祇能擇要「淺談」一番。

大千居士生於清末民初那個時代，他的師長輩及後來接交的朋輩，幾乎「各領風騷」，屬於中國人所謂「名士風流大不拘」的形象和實際兼而有之的「名流」或「才子」型。其實我說「清末民初」並不恰當；如果上溯史實，尤以唐宋兩代的大文豪們來看，白樂天、杜牧、溫庭筠、蘇東坡等等歷史人物，那一位不是「羅曼史」流傳千古？

不過，如果要「比較研究」一番，上述的歷史人物應該——如果他們在天有靈——讚嘆一句：「大千、大千，汝真乃『後生可畏』也！」

說起他老先生的「豔福」，正式結婚的「夫人」，先後就有四位之多。至於有情而未婚者，亦有四五位之衆，合起來可以組織成「十字娘子軍」；其他，臨時「逢場作戲」的還不計算在內。

爲了篇幅和筆者被「促」交稿時限起見，祇簡略寫出他老先生三位不會「結婚」的情侶來吧。第一位大情人，應該屬於與大千同年出生的

名女畫家李秋君。秋君女士是浙江寧波望族，在上海生長，排行第三，人皆稱爲「三小姐」。大千先生和李府有世誼，他於民國廿年前後，每到上海，就經常在李府作客；因爲和「三小姐」同年，又是同行，因之他們二人的情愫，自然而然的滋生蔓長。可是，大千那時已奉老太太之命，早

和會慶蓉女士結了婚，而「三小姐」又是名門閨秀，那能屈就「如夫人」？因之，兩個人儘管互愛，但却也互重。民國三十四年，在抗戰勝利後，大千重遊上海，當然第一位要「久別重逢」的人，就是「三小姐」。他們在共渡歡欣熱烈的「五十華誕」時，友好們全恭祝以四個字的大喜幛：「百年好合」，因爲兩位各五十歲合起來豈不是「百年好合」？！

後來，大千從成都再到上海，身邊却多了一位年輕貌美的「新人」。此人福份最大，她就是大千在大局變色後，從香港帶到南美阿根廷去補行「婚禮」——爲了居留身份關係——的現任第四位正式「夫人」徐雯波女士，徐夫人侍候大千最久，享福也最多，一直到民國七十三年四月二日，大千病逝臺北「榮民總醫院」爲止。她小大千正好三十歲，伉儷情深還超過三十年，人生緣份，也許只能以「前世姻緣」四個字來解說。

大千先生離開上海，世事茫茫，三小姐對當時的徐小姐說：「我無法照料他，今後大千的生

活起居，妳可得盡心盡力加以維護，因爲他太任性，恐有病痛侵擾，一切在妳身上，千萬當心，千萬費心。」

在大吉嶺那段時期，大陸赤化不久，大千帶着徐前去遊覽印度，考察印度佛像畫法與敦煌畫比較研習，生活悠悠哉哉，很不規律，徐規勸大千道（據大千自述）：

「君殊不自愛惜，貪食糖果，渴疾（註：糖尿病）轉甚，近月以來，瘦且見骨，倘令秋君三孃知之，又不知將受如何呵責矣！」

大千聽後，毫不在乎，還吟出五律一首道：「帶脫無餘眼，摩挲為颯然。嶙峋餘骨立，餓飽自心堅。求死渾無地，浮生豈問天。向來孤任意，不受一人憐。」

你看，大千個強任性的性格就是如此這般。大陸變色後，大千偕徐雯波夫人流浪海外，直到民國六十五年才回臺北定居。有若干年，大千與「三小姐」只能以尺素爲情愫，直到「三小姐」在十多年前逝世於上海爲止。

## 嬌滴滴情依依春紅

匆匆寫罷「三小姐」——大千的第一位「老情人」——再匆匆寫大千的「小情人」韓女春紅。這位「小情人」還救過大千一命，外人罕有知道的，在此非記出不可。

春紅是韓國的「伎生學校」畢業的「伎生」，相當於日本的「藝妓」，也略似中國唐代達官顯宦家內的「歌妓」，是曾經受過專門訓練，不但能歌善舞，而且有的還會作詩填詞。這種風流韻事，已不再見於中國，而日本今天的「藝妓」，還有極少數保存古風，能歌能舞，還能作「短歌」「俳句」，風雅餘風，令人欣賞。

春紅本名池鳳君，認識大千時才芳華十五，時在民國二十年，大千正好三十三歲。他在遊覽韓國時，接受平壤「日本三菱公司」的盛大款待，該公司約了春紅前去侍酒，大千一見，等於唐朝杜牧之在作客時見了某歌妓一樣，一見鍾情，愛得不得了，要求主人送給他。

大千從此對當時才十五歲，含羞答答的春紅，一見傾心；春紅也對中國這位大畫家，滿嘴長鬚的風流客，似乎也芳心迷惘，親密異常。從此春紅天天去旅館看大千作畫，還爲他侍奉筆墨紙硯，嬌滴滴，情依依，更使得大千愈來愈愛，當然他就享受了極大的最深的「福氣」，不可爲外人道也。

可是倆人言語不通，只能以「漢字」或「圖畫」示愛。他曾爲春紅吟詩作畫，其中有題作如下：

「盈盈十五最風流，一朵如花露未收。

只恐重來春事了，綠陰結子似福州。」

第二首是春紅能畫蘭花，她不揣冒昧爲大千畫蘭求正，大千又題詩一首道：

「閒舒皓腕試柔翰，發葉抽芽取次看。

前輩風流誰可比，金陵唯有馬香蘭。」

大千曾一度想收春紅做「如夫人」，把他和春紅的合影寄給第二位夫人黃癡素道：

「依依惜別癡兒女，高入圍中未是狂。

欲向天孫問消息，銀河可許小星藏？」

大千寫給春紅的詩還有好幾首，在此不贅，只寫出旁人未曾寫過的一段珍聞，大千自述春紅曾救他一命。

他在旅中一度川資匱乏，春紅很有積蓄，大千就向她週轉了二百韓幣，說是國內錢兌到後就還給她。不料事不日，春紅急急忙忙來勸大千迅速回國，也不說明理由。大千當時頗不高興，以爲春紅嫌他沒錢，要下逐客令。不禁以言語責怪春紅，那春紅也說不通，一轉身哭泣着離開了大千，那知這一別遂成永訣。

大千走後不幾天，爆發了歷史上的「萬寶山事件」，韓人暴動，殺死當地華僑兩千多人。大千後來才明白，春紅逼他回國是因爲當地情勢已趨緊張，不知爲何春紅也未加說明，只是逼大千儘快回國。大千後來才知道，如果不走，可能會在暴動中死於韓國人之手；所以他對人說，春紅等於救了他一命！

春紅後來不幸染病不治，夭折時才二十左右，大千聞訊黯然神傷，一生時念春紅，真是「此恨綿綿無絕期」了。

### 山田蔦枕體貼入微

等到抗戰勝利後，大千雖然遠居巴西「八德園」，但經常出遊，到日本的旅次最多，遊山玩水賞花之外，會老朋友，買紙買筆、裱畫等，日

本品質較佳，所以他去得最多。筆者在大陸時代和大千只見過兩面，他到日本，適逢我以「外國記者」長駐日本，大家多次相聚同遊，才熟悉起來的。

在日本，他老先生又演出一幕「風流史劇」。

民國五十一年，大千重遊日本，獨居橫濱名園「借樂園」，時斐波夫人還遠在巴西，他由友人介紹了一位秘書小姐山田。山田生得來嬌小玲瓏，溫柔體貼，對大千招呼得無微不至，後來竟至雙宿雙飛，形影不離。斐波夫人幾個月後才到日本，「三角關係」經過一番調整，最後也居然「擺平」了，三人常常一道出遊。筆者也有好多次同遊同食。

大千那時雖已在「花甲」前後，可是精力充沛，「兩面作戰」應付裕如，三角情網，歷時竟達半年以上。

記得有一次筆者前往「借樂園」，與其他二三友好爲大千招待晚餐，在園中吃他自己烹調的牛肉火鍋。晚餐前一道出遊附近某名勝，跨出逆旅時，大千忽然問道：

「我的手棍兒呢？」原來他忘了手杖。

那知他的夫人徐愛波發了「醋意」，立即用一口標準的成都話對大千說道：

「哎呀！你已經一邊有一根手棍兒了，還再一根來做啥子？」

大畫家大千先生的風流韻事，寫之不完，就此打住，所以我在前面說過：他的「豔福」，可以用「享盡人間豔福」六個字形容，好不令人羨煞妬煞也！